

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哲学隐含的内在逻辑

——论近代哲学人类学的构筑要素与延异路径

高斯扬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哲学人类学是以“探讨使人同其他所有存在物形成对照的基本本体论结构”为内容的理论,其在哲学史的发展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考察哲学人类学理论形成的历史,可以发现哲学人类学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发现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隐含着近代哲学人类学由构筑到延异的内在逻辑,而马克思哲学是对“人是目的”进行建构的现代人类学理论代表。以哲学人类学为背景分析马克思哲学,为深入领会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 哲学人类学;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哲学; 人

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4)01-0022-06

人类学(anthropology)作为来源于希腊文“ανθρωπος (anthrōpos, 人)”及“λογος (-logia, 学科)”的概念,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其内容。因哲学人类学内涵广泛,并与人的主体意识密切联系,因此至 16 世纪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而以对人类学为哲学反思切入点,首次提出哲学人类学概念的学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是 M·舍勒。^[2]M·舍勒以综合人类学的研究分支入手,并试图综合传统哲学对人的思辨及对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构筑完整的人的形象。西方学者则认为,舍勒的功绩在于对哲学人类学的现代重建。^[3]西方学者将哲学人类学的历史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并认为其学科内涵是在历史发展中构建并完善的。因此本文着重追溯主体意识觉醒之后,近代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德国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人类学历史发展关系,以发掘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同时,通过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必然产物的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人类学的关系梳理,运用哲学人类学视角分析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归纳近代哲学人类学的构成要素和延异路径,以期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广阔的研究视角。

一、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逻辑的关系分析

作为“探讨使人同其他所有存在物形成对照的基本本体论结构”^[3]的哲学人类学,由于其在哲学的界域内探讨“人是什么”及“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其理论建构是“借助哲学史实现的”。因此作为哲学史演进中不断生成其内涵的类型学科,哲学人类学与哲学史演进同步,并呈现与哲学进展交互构筑的理论形态。但以哲学人类学自身角度观察,其作为自成体系的现代理论,有自身特点。因此考察哲学人类学理论建构历史可以发现,哲学人类学在哲学史的进展中呈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其理论的基本样态构筑于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哲学人类学在哲学史演进中从“隐”到“显”的发展过程如下:首先,虽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发现了人”^[3],而且古希腊哲学业已将人类学所涵盖的内容进行了界定^①,但因古希腊哲人思维特点是“以自然与精神的实质合一为

收稿日期: 2013-04-26

作者简介: 高斯扬,女,辽宁开原市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础,为他们的本质”^[4],所以这一时期哲学对“人”的探讨尚停留在神和自然的背景中,而导致“人”作为本体的依附,以隐匿的方式存在,并通过朴素的形式逻辑,运用范畴表达对“人”的规定,因此这一时期人类学的理论特点表现为高度的抽象性、超越性和一定的凝固性。并且虽古希腊哲学人类学对人的本体建构因以上特点而具有宇宙统一的纯朴美感与思辨精神的优越,但因其关于“人”的理论并未在“人”自身中表象自己,未以人自身为中介建立关于“人”的世界,所以古希腊哲学时期人类学表现为以本体的超越性维度引领关于“人”的理念“隐性”建构维度。

而近代哲学主体意识觉醒后,“人”本身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和理论始点,哲学家通过反思“人”探寻关于“人”的认知构成机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自由实现的现实条件。因此,经哲学发展的历史沉淀,休谟以“合题”方式首次对近代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要义加以表达。^②休谟认为,近代哲学所讨论的要么是“依靠于人的科学”(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要么是“与人性相关的科学”(逻辑学、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因此回归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才是哲学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甚至“任何重要的问题”都是建立在“关于人的科学”之上的。建立对“人”的“科学”说明需要“全新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将这样的体系定义为“建立在经验和观察”“惟一牢固的基础之上”的、运用实验推理对“人性”的科学说明。^[5]休谟将“人性”分解为理解和情感,将对“人”的科学说明框定于认识论和伦理学之内,并首先通过对理解的能力,也就是经验和观察的对象——知觉——分析入手,以对知觉的对象——观念——相互连接方式的怀疑,消解了传统的实体观念、自我意识观念及因果关系观念的存在,消解了古希腊哲学人类学建构的逻辑基础及认知地基。其次,通过对知觉的另一对象——印象——来源的追寻,确定了人类的道德实践是以最为强烈的感觉印象——快乐——为基础,认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并将对“人性”的论证最终放置于个体感觉的基础之上。休谟所论证的个体感觉虽然真实,但却流变不居、因人而异,所以导致其哲学根本不能提供对“人性”科学说明的

普遍标准,但其却以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为近代哲学人类学注入活力,并开启其时代奠基的“新篇章”。

休谟对哲学人类学的近代奠基作用体现为:首先,休谟严格限制“人”可能认知事情之确定性的程度,但并没有贬低“人”观察、探索自身的愿望。休谟只是运用对“人”确立自身感知正当性条件的怀疑,促使后哲正视哲学人类学对“人”加以认识的认知关系本身,并对“人”的认知前提基础及理论机制做出更为确切、详尽的分析。其次,休谟的彻底科学经验主义态度使近代哲学人类学对“人”的建构与时代发展中先进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接,并剔除对“人”“科学研究”中外在于人的模糊性保证和自身内在的心理性期盼,迫使“人”独立,并正视其独立所带来的责任和自由。最后,休谟以怀疑论和经验论迫使近代哲学人类学面对其自身理论,展现其理论内部的活力与动力,并提供了哲学人类学与现实连接的实质基础,为哲学人类学的开放研究埋下伏笔。

因此德国古典哲学时期^③对近代哲学人类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对哲学人类学的影响体现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完整的先验逻辑对“人”(人类)进行了本体层面的形式建构,以人类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及自我行为中经验的道德行为连接“人”(人类)的理想状态,并以“人”对自身精神的不断批判和反思开启人类哲学建构的未来发展道路,生成哲学界域内对“人”(人类)说明阐释的整体理论,实现了哲学人类学的近代奠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哲学人类学的建构体现为逻辑进展中“正”、“反”、“合”三个环节:即康德对“人”之理念的先验建构环节,黑格尔对“人”类理性的思辨历史建构环节,费尔巴哈以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开启“人的类本质”走入现实世界环节。

首先,康德以严格的先验逻辑回应休谟问题,在先验场域建构并统筹人性结构的多层级需求和一体性规定,实现对“人是什么”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形态的明晰建构,并进一步将“人”奠基为目的而非工具,实现哲学人类学以人自身为中介和目标的完全内容转换,同时通过将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限制于对“人”自身的讨论之内,涤除灵魂、宇宙、上帝等悬设因素,以“人人皆备”的道德

原则和属人的先验自由设定,连接理性道德理想与感性尘世幸福,为“人”对以自身为范围的科学研究提供可能的条件、现实的原则和真实的理想尺度。康德曾言,人对自身固有形而上学倾向的认识、批判、划界和道德现实行为便是“独立的人类学”^{[6](32)},便是形而上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而黑格尔以辩证法整合康德、费希特对于作为主体的“人”建构的界分形式逻辑结构,通过将自因的实体范畴与人类主体相连,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运动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复杂化的自我超越连续过程和理想追求,并以精神的运动生成历史,以精神的外化和解现实,以精神的自我统一、运动回归首尾相接,而使人类理性精神生生不息运动而又自成一统,并在使哲学人类学保持以人自身为目的的理想性同时,拓展其理论论证范围,发展其自身的运动辩证规律,成为人以自身为目的的精神大全体系。最后,费尔巴哈以对黑格尔的尖刻批判深入揭示黑格尔哲学理性精神超越于现实的、自然的人本身的先验“僭越”,其通过对传统哲学逻辑的“专制主义”,以形成的“人”的理论“先验摹本”批判入手,通过对建构“人”的逻辑自足形式破解,以现实的自然界取代思辨精神所把握的规律自然,以对现实自然的整体研究揭示人的类本质,迫使哲学走上对“人”类性形成及演化的更为根本性及始源性的研究,并开启哲学人类学以自然的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向实证、历史研究路径的回归,进一步为哲学人类学注入“现实脉搏”。

二、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要素与延异路径分析

经德国古典哲学洗礼,近代哲学人类学已包含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完备性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呈现“动荡”与“持中”共存、“内聚”与“外溢”并生的理论特点,并进一步致使其理论发展延伸出形态各异的前进路径。

以近代哲学人类学理论构成过程本身为内容,分析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要素及形成逻辑可发现,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要素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天的逻辑形式与体系框架;第二,近代哲学人类学形成了对于“人”自身构成

内容的持续探寻和开放性的理论视角;第三,近代哲学人类学始终坚持“人是目的”及对人类的共同价值的真诚向往。

结合哲学史史实具体分析。首先,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天的逻辑形式与体系框架的吸收体现为:自康德始,德国古典哲学理论通过严格界分逻辑的先天形式和后天来源,在先天场域重建先验逻辑的普遍必然性,为哲学人类学对于人的认知逻辑提供普遍必然基础。并以此逻辑,通过对人的完备性内容的分析综合实现对人的理想模型的完整框架建构。其具体表现在:康德面对“人是什么”的理论问题将作为主词的“人”分解为完备性整体中的认知、实践和审美三个层面。首先,康德运用先验知性的十二范畴,以自我的先天本源性统觉机能连接感性的杂多材料,生成人类认知的普遍形式。然后,康德以科学逻辑为人类的认知内容划界,将“可思而不可知”的本体领域划归为源自人类本性的实践理想,康德通过对“人人皆备”道德原则发掘,表现人类“行”而向善的现实实践原理。最后,康德以判断力连接贯穿,撑起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先验框架,因而实现了对“人”本身的清晰而完备的整体性说明和自由目的建构。而黑格尔对哲学人类学“人是什么”理论建构的贡献为,黑格尔将康德自我思维机能中对先验时间本源性统一的先验预设以历史维度打开,为其注入辩证法生命活力,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不息运动的自因实体范畴连接,为其引入生成转化的历史向度和理论空间,并进一步通过将精神的运动外化为真理的全体序列,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理论建构机制层面实现其自由提供了最大可能。

其次,近代哲学人类学对“人”自身内容的持续探寻和开放性理论视角建构体现在:近代哲学人类学不仅吸收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理性逻辑建构因素,更是吸收了近代科学发展的进步观点。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是“人自身”和“人”的类本性,其通过对时代进步、科学发展所取得的关于人的成果、观点予以哲学反思来充实其现实研究内容。因此,近代人类学研究类分为经验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等。而哲学人类学与部门人类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其

具体表现为:哲学人类学以有效的逻辑反思连接关于人的多重门类内容,为“人”的存在提供有机学理整体,并为部门人类学提供“形而上”的意义解释和价值标尺。而部门人类学以其专业研究为哲学人类学发展提供时代内容,将哲学人类学与先进科学的研究成果相对接,并促使哲学人类学形成面向自身的开放式理论发展。

最后,近代哲学人类学理论对人类的共同价值的真诚向往和坚守体现在:近代哲学人类学虽内具先验逻辑形式,并以开放研究视角兼收对于人类研究的进步内容,但哲学人类学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以及人“生而向善”研究价值取向,以人本身和人类整体为研究中心,拓展其研究内容。其具体表现为: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如以自然规律对其加以研究,必然得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冰冷”知性规律,消解人作为特殊类性的存在价值。但人之所以不同于物,在于人有人性,在于其“生而向善”,且有意志、有理智对“善”加以现实实行。因此,在哲学人类学作为以“人”(人类)的角度对人本身加以研究的理论,必然会从“人”的本性及自身出发,生成对“理念”本体的真诚向往,并以此为理想性尺度和原则,达到对“人”(人类)的整体理论说明。这样的说明不仅要求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有效整合,更要求人坚守其自身的类性意义和价值。

因此,通过以上对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构筑要素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近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特点为“动荡”与“持中”共存、“内聚”与“外溢”并生,其具体表现为:首先,因近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形态既受制于“对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不同看法”的约定,又兼容着对经验科学成果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近代哲学人类学的推进可以借助于逻辑概念的攀升而进入较为抽象的形而上学,成为对人类理想结构范型的建构理论;另一方面,哲学人类学也可以顺从于“活生生的社会”而逐渐下移,进入更为具体或者实证的历史哲学,成为对现实的人生成机制的理论说明。因此,自笛卡尔确立了“我思”主体性的内化哲学人类学立场以来,近代哲学家对于主体意义上“人”的哲学建构因立场的不同和判断的相异,采取论证方式也相互有别,这导致近代

哲学人类学呈现出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理论景观,并呈现“动荡”性的发展逻辑。但因近代哲学人类学始终坚持对“人”(人类)的哲学层面的“类性”寻求和价值坚守,所以呈现“动”中有“持”的内在精神,并不断生成“持中”而“动荡”的延异发展路径。

其次,近代哲学人类学在对主体“人”的内化世界研究中,以精神的“内聚”发展出其理论式样“外溢”的可能,具体体现在:哲学人类学在萌芽时期原与哲学具有一体性、隐含性的内在关联,但在近代哲学诸多富有现实的成果挤压下,其内部开始显现出哲学本身与哲学人类学相互分离的雏形。哲学人类学作为具有哲学反思功能与精神指向的新型理论,其以哲学反思的严格思维逻辑规则“内聚”人类学的时代内容和精神指向,并以对人所在世界的差异化分析及对人与世界的动态互动性来研究“外溢”哲学人类学的多样性理论指向,并对人的丰富性层次进行分析。因此,近代哲学人类学在“有升”“有降”中完成了自身的理论转型。所谓“有升”,即体现在哲学指向的多样性与对人把握的层次性日益融为一体;对人的本性与世界关系的互为对象化思考日益趋向于一体;对现实与自然相互和解的辩证精神的把握日益走向一体。所谓“有降”则体现在传统哲学人类学在被迫面对着时代的科学实证精神攻势中开始消解,其整体的生命力日渐消亡,同时这也标志着近代哲学人类学有了新的一次奠基的可能。

三、马克思哲学对哲学人类学的现实形态构筑的意义分析

马克思哲学作为建立在“现实的人”基础上的“人类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实践改造外部对象和自身的历史之上的科学认知”,通过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人”以社会历史条件进展的现实性,将“人”的发展设定于实践、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并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逻辑,切实提出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超越方向和理想性尺度,以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引申出一个全新的关于“人”的哲学架构,为哲学人类学走出传统提供了发展思路,并成为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代表。^④

纵观马克思一生著作,虽其哲学人类学思想

散见于其笔记中的摘要、引言和最后的《人类学笔记》,但其对“人”的地位、发展、归属等问题的探讨作为其哲学内“隐而不显”的线索贯穿始终。马克思哲学对哲学人类学的现实形态构筑主要体现于:

第一,马克思以哲学的反思方式考察“现实的人”的真实历史发展,将哲学人类学中“人”还归于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将“人”的发展设定于实践、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以及历史境遇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人”设定为一个不断生成的状态,将对“人”的规定还原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现实性因素的交织关系的互动过程,提供了“人”在哲学人类学中现实的、真实的可能发展空间,超越了近代哲学人类学将“人”的本质设定为某种“超时间的、固定的存在”。

第二,马克思通过设定人的实践本质,并运用严格思维逻辑,以人的实践活动统一自然,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达到人的一切力量在其自身中发展自身的理论目的及对于人自身生成过程的完整说明。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自己产生自己的完整性,并使其完全包含在生成的过程中”,因此“现实的人”实践地创造着他自己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历史,并创造、改变那些决定他的条件,实现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的真正自主性。马克思以对人类现实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充分分析发掘人类自身的内在形式,真正使哲学人类学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现实运动走向的把握,并成为展示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

第三,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的人”的把握,不仅具有“当下”“现存”的性质,而且还蕴涵着对“人”“现实”生成性的“理想”规定。马克思认为,在“批判旧世界”中能够“发现新世界”,因此“人”“往何处去”的问题回答不能是传统哲学的“教条式的预想”,而应该是建基于对现实的“自然人”历史活动的深刻、全面分析之上的超越性考察。所以,马克思始终坚持对“现实的人”的存在样态、受制条件及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通过对“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的深入发掘,生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7]的共产主义运动目标。并且作为哲学“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人”的马克思始终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人类进化^[8],其对人类进化公式的理论概括不仅体现为将“人”的发展设定于实践、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唯物史观,而更是体现为对人类幸福的理论目标真诚持守中必然生成的对近代哲学人类学超感性概念世界迷恋的破解,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统治着人的抽象力量的有力否定与超越性变革。因此,马克思哲学作为以“人是目的”进行建构的近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和演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哲学人类学理论的重构和延异。

但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亦有复杂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解释存在诸多争论。^⑤由此可见,从不同角度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必然呈现万花筒般的理论样态,展现莫衷一是的学理争论。而这一现实反证了马克思哲学对于哲学人类学的理论价值,说明了马克思思想与哲学人类学之间无可取代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哲学人类学理论形成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隐含着近代哲学人类学由构筑到延异的内在逻辑。而以近代哲学人类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进展历史,我们可以深入领会马克思哲学既克服传统哲学桎梏,又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其合理内核的思想实质。马克思哲学为现代哲学人类学注入的批判意识、自由意向与超越精神不仅打开了哲学人类学的理论空间,深化了新时期条件下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深度,提供了人类对“认识自己”永恒追问的启发性回答,而且开启了现代哲学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古希腊哲学时期人类学包含两部分:一是探讨与“人”实践相关的道德问题,二是探讨认识“人”本身的科学问题。参见(德)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②美国《哲学百科全书》第6卷,哲学人类学词条。

③笔者所论证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哲学发展历程。

④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代表(参看《美国: 哲学百科全书》第六卷, 转引自《哲学人类学》国外社会科学, 1981 年第 10 期)。近年来, 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哲学人类学关系的讨论甚多。国外学者认为,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实践论”、经济学方法探讨“人”的发展以及“人”的归宿, 其思想为哲学人类学提供了结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角(参看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解释人类学视角(参看〔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 薛华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经济人类学视角(参看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系列,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文化人类学视角(参看〔日〕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对人类学资料的重新研究, 已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派”。而国内学者近年来观点主要有: 马克思哲学开创与近代主体论相对的“人类学范式”(王南湜《论哲学的三种思维》, 载于《江海学刊》1999 年第 5 期); 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人类学理论(丁立群博士论文《实践人类学论纲》, 2001 年); 马克思哲学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陈胜华《马克思和文化人类学》,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5 期)。

⑤对此争论的外国学者有: 萨特认为, “马克思哲学恢复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这一观点被阿尔都塞所反对; 马尔库塞认为, “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而是建立在所有基本的人类

能力的有意义的、自由的实现这种理想美景的基础上的”。(参见〔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一书, 第三章: 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 国内学者观点参考之前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参考文献:

- [1] 王达维. 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人”——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精粹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2]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 [M]. 张乐天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4]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1 卷 [M]. 贺麟,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5] 〔英〕休谟. 人性论(上) [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6]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M]. 孙少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 [M]. 何兆武, 李约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责任编辑 齐昆】

The Implicit Internal Logic from Kantism to Marxis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 Form and Its Changes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GAO Si-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Liaoning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36 ,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s the theory that studies the comparison of basic structure of the ontolog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all the other existents. It completed its ow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f we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process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study it , we can find out the process during which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developed from covertness into overtness. And we can also find ou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moder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mplied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during which Marxist philosophy develops from Kantism.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anthropology that construes the theory that human is the aim. To analyze Marxist philosophy by using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s the background can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us to have an thorough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Marxist philosophy; human